

1804

衡阳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衡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衡阳文史资料

衡阳文史资料

第8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衡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8年12月

审 订 戈应明 欧建鸿
主 编 王芳林
责任编辑 李岳平 杨家验
责任校对 杨家验 易 可
封面题字 邓磐石
封面设计 刘学德

衡阳文史资料

第 8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衡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衡阳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大32开 印张：7.19 字数：150,000 册数：2,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衡阳市书刊登记证020号

工本费：2.50元

目 录

· 近现代人物史料 ·

- 回忆同蒋经国先生路过衡阳 徐君虎 (1)
赵恒惕的军政生涯 凌霄九 (7)
革命老人谢华的生平 龙定一 谢孟遥 谢自渝 (25)
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谢士炎同志 凌霄九 (32)
解放前的几任衡阳市长 黄少松 (40)
朱玖莹先生衡阳设市追记
..... 陈元良 陈太先 孙格非 刘志琨 朱茂怡 (43)
回忆我的父亲胡瀚 胡锦春 (47)
忆赵君迈先生 赵钟灵 (49)
欧冠在衡阳二三事 程鲁曾 (52)
杨晓麓先生传略 罗铁恕 安夫 (56)
我所知道的陈祖威女士 王道 (67)
谢彬先生轶闻及其他 萧培 (70)
先祖萧企云行述 萧牧 (74)
南岳高僧曼慈 萧平汉 (78)
颜方珪先生事略 唐佐阳 (82)
解放前衡阳警备司令部私分烟土案的知情者邹鲁其人
..... 邹子模 (85)
常宁解放前历任县长的活动概况 尹龙渊 (92)
介绍女植物学专家李恒 王剑龙 (99)

· 港台海外闻人史料 ·

- 海外生活四十年 王鼎生 (102)
台湾辅仁大学校长罗光博士 罗济 (118)
楚天诗魔洛夫 蒋薛 (122)
蜚声海外的书画金石家易越石先生 易可 (162)

· 策反、起义史料 ·

- 从衡阳参加地下工作到衡山策反 赵自瑾 (171)
新七军起义经过 陈静波 (175)
新七军在湘南起义概况 蒋先波 (190)

· 社会生活史料 ·

- 衡阳县育幼所情况片断 万衡 (199)
衡阳同仁堂的兴废情况 黄少松 (202)
衡阳江西会馆——万寿宫 萧善卿 (206)
衡阳的“丐帮” 周沛 (211)
旧衡阳的一贯道活动概况 周子怀 (218)

· 质疑·订正·补充 ·

- 编者 读者 作者 (227)

* * * * *

- 征稿启事 (228)

回忆同蒋经国先生路过衡阳

徐君虎*

1939年冬，我甩掉新赣南专署主任秘书职务，回到湖南新宁陪老母欢度春节。1940年春，以情不可却，应桂林陈恩元市长之邀，担任市政府社会、军事两科科长，忙了大半年。秋天，忽接到蒋经国先生亲笔信，约定某月某日在桂林火车南站候车室相见，一道去赣，“如市长不许，可将我的信给他看。”这句话，颇带点大小爷味道。我将此事告诉陈市长。陈说：“他不一定按时来！”我说他是言必有信。陈市长点头说：“到时我送你去车站，也顺便看看他。”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对两科的工作分别交代一番，即手提小箱，陈市长带着一篓广西特产沙田柚同去南门车站。只见难民蚁集，拥挤不堪。我刚挤到候车室门口，刚满而立之年的蒋经国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英俊潇洒，满面笑容，握着我的手说：“上车去！”我立即介绍陈市长与之交谈。经国连声说“太客气了，不敢劳驾……”。那时，列车没有软卧，只有一、二、三等之分。我同经国进入一等车厢后，陈市长尚单身站立车旁，向我招呼“你要回来呀！”我说：“我一定回来！”

我同经国分别虽不到一年，但精神上彼此都感到若有所失；今日相见，倍觉亲切。在车上两人相对而坐，互叙离别之情。我告诉经国，因日寇南侵，桂林市人口猛增，社会情况日趋复杂，除害安良，决不能手软。我担任社会、军事科长，已在对河成立一个劳教队，抓到坏分子都送队收容，派去一位年轻能干勤廉正直

*徐君虎现为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副主席，曾与蒋经国先生同学。

的黎队长，尚管教育方。征兵时，从劳教队中挑选一些青年当作壮丁送走。这样既维护了社会治安，又解决了征兵问题。可是有一次，接兵部队出省之后来信指责我，所交的兵是扒手，把团部的东西偷走了，要我赔偿。我回信说是他们管教不严，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经国听了不禁一笑。我还告诉他：我兼任桂林市防空总干事，在李济深主任支持下，增收娱乐捐，修好80多个大小防空洞。如七星岩原来只有进出口，我鉴于重庆市隧道大惨案的教训，加辟一个出口。岩洞虽多，我却从不进去。敌机临空，我总是骑单车在市内巡视。有一次，丽泽门一家大川菜馆起火，我踢开大门，走进厨房，提一桶水将正在燃烧的木板梯的火焰扑灭，免去一场火灾。经国赞许地说道：“为了群众的利益，我们应该有点冒险的精神。”闲谈未终，一位护车的宪兵走进来，索看我的枪照。这支枪是经国前年从重庆回娘赠送我的一支美造左轮。此时，经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宪兵说：“他是我的朋友。”宪兵见到名片上“蒋经国”三个字，敬个礼就退了出去。经国的手表停摆，他问我：“几点钟了？”我答：“我没有表。”我凭窗外眺，感到大好河山，将遭敌骑践踏，不禁忧从中来。

一路无话。老牛式的火车终于到达衡阳。在站上叫了一位年约半百的难民，为我们背行李送往旅店。刚出站门，一流氓肩挂雨伞，拦住那位难民要“规矩钱”。经国问他“要多少？”“三元。”年轻气盛的经国一听，火气就来了，夺下流氓肩上的伞便打，并大骂“你剥削他们！”不少流氓一哄而来，忽听到后面大喊“不许动！”原来是车上的宪兵跟随着后保护我俩。

进入市区，前面站岗的警察正挥舞警棍殴打一个挑担的农民，说他不遵守新“生活条例中的行人靠左”的规定。经国看不顺眼，跑上前去抢了警棍，甩到铺屋瓦上，愤怒地说：“乡下老百姓，他懂得什么行人靠左，真是瞎胡闹。”受批评的警察规规矩矩地站着，频频称是。又走了一段路，经国对我说“这警察真无用，如果拿的是一支手枪，我也可以缴了。”我笑说：“你没有回

头后看，如果今天没有那个宪兵尾随我们，可能我们要两次挨打。”

穿街过巷，选中了乐群旅社为临时住宿之所。经国以加倍的酬劳，打发背送行李的老人走了。旅馆登记簿上只写了我的名字。在车上未吃东西，肚子感到有点饥饿，便锁门而出，在一家大馆子楼上叫了两笼扬州蒸饺，油荤太重，一笼也吃不完。这时，我们身旁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卖报报童，经国便送给他们吃。我站起来要走，经国却坐着不动，看报童笑嘻嘻地快吃完时，才同我下楼，并对我说：“若是提前走开，茶房会将饺子拿走，不让小孩吃。”别看经国是个大少爷，可是他善于观察，竟如此熟悉世态人情。

回到旅社，经国问我：“认不认得赵君迈？”我说：“认得。”便叫我打电话，要赵派车来接我，不要提他的名字。当时经国兼任湘赣闽浙四省盐运督办，赵是湖南盐运处处长。盐运处为避免敌机轰炸，办公地址设在衡阳郊区黄泥冲。我和经国来到黄泥冲，大家相见甚欢，畅谈国事，笑声盈室。赵问经国：“买好去韶关的车票没有？”经国谎称：“买好了。”因为他是不喜欢麻烦别人。赵派人在城里要了一桌酒菜，同进晚餐后再回到乐群旅社，已是夜深人静了。

第二天起得迟，早餐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中国旅行社买火车票。购票后，散步街头，他看到钟表店就进去，我总是站立门外。走了几家，他拿着一块表跑出来，说：“哪，送给你。”两年来他送我望远镜、手枪，现在又送表，颇感受之有愧。再往前行进，他见到挂有布帘上写“看相”二字的处所，便停步不前，掀帘一望，见到一位长须飘拂道貌岸然的相士。经国邀我进去看相。相士问：“那位先看？”经国要我坐下。我的服装有点象当时驾驶员。相士瞧我一眼便说：“你老哥走军政界便走运了，可惜走交通界。”话音刚落，经国从口袋里拿出一张5元的票子丢放桌上就拖我离开。他是不信迷信的，为什么开这个玩笑？直至到了赣州，朋友告诉我，他看过岳飞风波亭的戏，我才明白。

下午提前吃了晚饭，渡江去火车站。经国是照例不入候车室，挤在人山人海的群众中席地而坐。我守着行李，他在附近走走，忽然跑回来告诉我：“你去看嘛！那边房子里挂了委员长的像，有两个小扒子手跪在像前还面带笑容咧！”

上车时间快到了，并听到隆隆车声。我同经国提着小箱去上车。可是，站警说：“这是开往株洲的车，去韶关的车误了点。”我们从失望中转回来，闷闷不乐地继续等着。夜深了，又听到隆隆的车声，我邀他走，他说：“站上没用喇叭叫人”。仍静以待之。我有点不放心，于是去问站警，答复是：“刚才开走的不是往韶关的车吗？”我转身告诉他：“车子开走了！”衡阳车站乱哄哄的秩序，官僚气十足的工作人员，早已激起经国的强烈不满，“走！找站长去”。走进站长办公室，只见一个人，口叼纸烟，双脚搁在桌上，他就是站长。经国把两张车票甩在他面前，对他说：“旅客挤在站上候车，车来车去，你们连招呼也不打！我看你们不是为老百姓办事，而是吃饭不管事的饭桶！”站长先生将两脚一缩，怒气冲冲地站起来，以手指着小蒋：“我倒不是饭桶，你拿着车票不晓得搭车，才是饭桶。”我忍不住了，朝着站长胸部一拳插去，他向后一仰，几乎倒下。伏在窗前椅上打瞌睡的职工惊醒了，同声喊“打！”当此紧急关头，后面又传来“不许动手”的声音。往后一看，又是几个宪兵。一位职员悄悄地向宪兵探听“他是什么人？”“是新赣南的蒋专员，委员长的大少爷。”这句话不打紧，顿时风平浪静，鸦雀无声。职员请我们去会客室坐。隔壁电话室的声音是：“王司令你快来呀！赣南蒋专员因误了车，同站长吵起来了。”“你们好好招待，我马上来……”。（抗战时期的铁路，分段设有军管区司令。）不到5分钟，一位满面笑容的王司令坐吉普车来了说：“我们早已听说专员最近要回赣州，已准备好一辆花车”。这个站长一定要撤

• “花车”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北伐所造。

职……”。经国说：“深更半夜劳王司令的驾，真抱歉。站长不要撤职，但要维护车站秩序，保障旅客安全，通报各次车辆进出站时间，方便候车群众……，这是站长应有的职责。希望他能改变官僚作风，忠于职守就好。”彼此寒暄一阵，开往韶关的慢车已到，在凉风习习的黑夜中，我们登上加挂的花车，和王司令及站上职工握手告别。

疲劳换来了甜蜜的一睡，直到韶关方醒，蒋夫人方良偕司机毛宁邵已驾车到站相候，改乘小车奔赴赣州。经国问我：“住我家还是住励志社？”我说：“住励志社要自由些。”我到赣州的消息传出后，朋友、同事、学生相继来访，一日三餐争相安排。经国来励志社找我，也常碰壁。他说：“他们天天请你吃饭，为什么不请我？”我说：“我们可以纵谈五湖四海，无拘无束，抗战形势，赣南现状，甚至对你进行评论。你如果在座，怎么好谈！”“啊，你是来考察评绩，来找我的麻烦呀！”彼此相对一笑。有一天，他衣冠整齐，身穿将军服，邀我过河参加训练团结业典礼，回来过了浮桥，他要去水府庙看看接兵部队。我因保安副司令吴骥约我吃饭，故未同行。原来是他接到几个密告，说接兵部队天天聚众赌博。他到了卫门口，卫兵敬个礼让他进去。他看到戏台下一群人赌兴方浓，团长闻有高级长官来到，忙来迎接，见面便举手敬礼。经国顺手就是两个耳光，大骂一阵而回。那位接兵团长是吴骥的同学，挨了打后，满腹牢骚，来到吴家，哭泣相告，说一定要告小蒋的状。吴说：“你告到那里去呀？他是委员长的大少爷，何况你们聚众赌博，本来理亏嘛！你告状不但无效，恐怕还要撤职。算了吧！”

在赣州，我同几位知心的老朋友闲谈时，不能不探索经国为什么亲来桂林接我的问题。他是素性深沉稳健，从不轻易表态。根据大多数老朋友的推测，是因为经国兼职太多，常闹矛盾。一位朋友直接指出：“你是从温泉练兵，通天岩办干训班，到建立新赣南专署，都是他的得力助手，又可以说是三朝元老，因此他想

成立一个总办公室，要你负责……”。

自我离开赣南后，情况复杂化了。我是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人，但牺牲要有代价。明知其不可为而为，我不为也。于是我不露声色决定走。假去大庾看钨矿之名，要警察局长杨安中派车。杨要我坐蒋的小车去，我说他的事多，而且不要告诉他。我此次在赣住了10天，提了10条意见，留下一封给经国的信。到了大庾转事，经韶关仍回桂林。革命的友谊，纯洁的感情，是青年朋友最重视的，但到彼此意见相左时，只有痛苦的分别。

1987年于长沙

附记：我同蒋经国先生路过衡阳，已47年了。为什么还要旧事重提？最近我到衡阳，如民间对此一件事还在互相传播，而且有点神奇化了，特据实写出，以正视听。

赵恒惕的军政生涯

凌霄九*

赵恒惕，字夷午（初字炎午），幼号瑛郎，湖南省衡山县人。公元1880年12月25日（清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衡山县白果赵家湾（现属白果镇棠兴村）；公元1971年11月23日，殁于台湾省台北市荣民医院，终年91岁。

一、家庭身世

赵恒惕，祖籍浙江衢州。其远祖北宋赵清献公（讳抃，人称铁面御史）来游南岳时，爱其景色壮丽，因留幼子赵棠定居衡山，是为赵氏迁祖。赵棠之子赵方，赵方次于范、三子葵，均因支持南宋危局有功，得谥忠肃、忠宪、忠靖（忠靖配享南岳庙）。因此，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赵氏所办族学，命名为三忠中学（现改为衡山四中）。

赵恒惕的祖父赵裕章，务农。父赵覽庸，为前清邑庠生，曾创办白山学堂，在岳北颇有名望。兄赵恒愚，闲居乡里。弟赵君迈，毕业于美国陆军大学，旋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土木系，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民政府税警团团长，旧衡阳市警备司令兼市长，旧长春市警备司令兼市长；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体委，中华武术协会主席，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其妻童锡

* 凌霄九现为政协衡山县委员会副主席。

翰，湖南周南女校毕业，系宁乡童锡梁中将之妹；有子四、女二，君迈于1988年7月13日病逝于北京。

二、青少年时期

赵恒惕六岁启蒙，姿性不甚聪颖，读书常难于记诵。年十岁，丧母。父甚钟爱，使就外傅。两次应童子试，均不得售。旋以国于监生赴乡闱，亦未中试。乃发誓不再入科场。

两湖总督张之洞，创办湖北方言学堂。1902年，赵恒惕应考被录。其三伯赵仲楠、伯母周氏，资助四百两银子，方就读湖北（赵仲楠即蒋经国旧部、原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赵聚钰的祖父）。后又得方言学堂监督程颂万赏识，选送日本留学。

三、留学日本

赵恒惕于1903年赴日。原学师范，以国事危迫，乃改习陆军，初入日本振武学校攻读。1904年，在东京与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程潜，云南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河南曾昭文等，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1905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06年入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同期同学有唐继尧、阎锡山、程潜、李烈钧等。1907年，黄兴从加入同盟会的陆军士官生中，选择坚贞可靠的骨干281人组织铁血丈夫团。当时加入的有赵恒惕、程潜、黄郛、李烈钧、程子楷等。1908年，赵恒惕在士官学校毕业，留任日本见习士官。

四、参加辛亥革命的前后

1909年，赵恒惕由日回国，应陆军部甄试及格。时广西巡抚

张鸣歧，招致留日学生，赵亦赴桂，在广西兵备处工作。

蔡松坡此时亦在桂，任广西讲武堂监督，旋主持兵备处与学兵营。张鸣歧离桂后，蔡亦去职。

1911年春，赵恒惕升任广西干部学堂监督，并接管学兵营。旋任广西混成协协统。

1911年10月，武昌首举义旗反清。广西巡抚沈秉堃响应，宣布独立，就任广西都督。赵恒惕率学兵营与招编的混成协，进入省城，维持秩序。不久，赵率所部，随沈秉堃组援鄂北伐军，离桂经湘，开赴湖北孝感作战。黎元洪以援军既至，乃整齐编制，任赵恒惕、李烈钧为左、右翼军司令，与北军对抗。旋南北议和，两军停战。

赵恒惕因南北和议成立，奉令率部开往南京。当时因军饷欠缺，在部队开拔前，向黎元洪借款5万银元。抵达南京后，随即将款寄还，黎以在战乱时，军官能借款归还，事不多见，对赵颇为器重。

赵恒惕至南京时，正值整编军队，所部和后来陈裕率领的桂军合编为第8师，赵任该师第16旅旅长，授陆军少将。当时，黄兴极力想使第8师成为革命军队中一个中心堡垒，因而热心扶植。

五、讨袁失败

湖南光复之初，都督焦达峰，尽量招募军队，扩充实力，故部队极为庞杂，即正规军亦拥有六师之众。湖南一省，无力担负如此巨额的军费。而袁世凯复深以南方兵力雄厚为虑，坚令裁减。谭延闿督湘，亟谋缩编部队，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又恐军心离散，变生肘腋。时黄兴留守南京，以裁军自任，对于桑梓之地自更关切。1912年冬，乃命赵恒惕在第8师中，提出精兵一团，以桂军取道湖南返桂名义，返回长沙坐镇，协助湖南整编部

队。结果尚称圆满。

1913年讨袁，湖南响应。谭延闿派赵恒惕、程子楷赴岳州布防。赵率部进攻湖北蒲圻的鄂军。后因赣、宁兵败，粤、皖取消独立，袁世凯派汤芗铭领兵入湘，赵恒惕、陈复初当被扣押（陈系统领地方巡防营）。袁因赵力主独立，电令将赵就地正法。幸有伍福祥旅长以应依军法审办，不可随便处决的理由力争，赵得以不死，械送北京。

当赵解经武昌时，黎元洪电询袁世凯对赵等如何处理，袁答复解送北京军警执法处。其时该处是全国闻名的杀人机关，犯人解入，即无生还。黎再要求袁世凯将赵改送陆军部执法处讯办。袁允其请。

黎元洪自1912年赵归还借款后，对赵颇为器重，故能仗义援手，以后也对赵始终成全关怀。赵在京系狱年余，1915年夏，由于黎的竭力营救和黎与蔡锷的力保，赵乃得特赦出狱，寓居北京。赵以后每言及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受累，若非黎的鼎力照拂，当时必难幸免，故赵终身对黎感德难忘。

六、护国之役前后

北洋军阀汤芗铭督湘，作威作福，滥行捕杀，湘人恨入骨髓，称之为“汤屠夫”。

1915年，袁世凯阴谋篡位称帝，蔡锷趁机离京赴滇。赵恒惕那时与蔡锷常有往来，亦受军警监视。是年冬，赵潜赴天津，寓日租界同乡刘揆一家。刘主办《中华日报》，专反帝制。赵常为文鼓吹。后赵浮海南还，由津至沪。谭延闿为赵向汤芗铭之兄汤化龙关说，因而化龙致函其弟，对赵先容。

1916年2月，赵恒惕持汤化龙函札，乃得由沪潜回湖南。时有曾继梧、陈复初、刘建藩同行，共商策动汤芗铭独立。由于谭延闿曾函达芗铭，不得再滥杀湘人，并劝勿再为袁氏效命；再加

上各方正进行讨袁，声势盛大，故赵等返湘，汤芗铭颇以礼相待。

其时驻防长沙部队，为李右文所辖巡防营六个营。右文与赵恒惕素称友好，所属官兵又多为赵的旧部，赵因以李部为基础，助汤响应讨袁。在国内形势紧迫之际，汤芗铭于1916年5月29日，宣布湖南独立，自任都督。同时编组湖南第1军，曾继梧任军长，陈复初、赵恒惕分任第1师、第2师师长，李右文任赵部旅长。

当时护国军陆荣廷部已抵衡阳，受滇军委派，归程潜统率的军队亦入湘潭。汤芗铭暗令陈策率部偷袭程军，赵恒惕得知，派员先告程潜，程得预为准备，在中途发动攻击，陈策大败。汤芗铭闻讯，于7月4日离长夜遁。赵恒惕等共推与湘、桂军人均有旧谊的刘人熙出任督军。不久刘去，湘人重请谭延闿回省主持。

此时湘军有4个师；第1师陈复初，第2师赵恒惕，第3师陶忠询，第4师程潜。谭延闿接任督军后，着手缩编为两个师：1、3两师编并，归陈复初指挥（第3师旅长朱泽黄，为陈同学）；2、4师编并，归赵恒惕指挥（因程潜与赵友好）。而以赵恒惕为新编第1师师长，陈复初为新编第2师师长。赵师第1旅旅长为李右文，第2旅旅长为林修梅（程潜部属）；陈师第3旅旅长为陈嘉佑，第4旅旅长为朱泽黄。

谭延闿履新三月，其母病逝上海，仓卒奔丧，命赵恒惕以第一师师长暂代督军，授陆军中将。谭于翌年（1917年）春间，才返湖南。

七、护法战争

1917年，段祺瑞为了以武力平定西南护法势力，命令傅良佐督湘，统率大军南下，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谭自知力弱难敌，且第2师师长陈复初早怀携贰，乃即离湘赴上海。

是年7月底，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赵恒惕派驻衡阳的第2

旅旅长林修海联名通电，率领湘西24县宣布独立护法。时赵恒惕因奔父丧，回归衡山原籍，但迫于时势，乃权出督师。赵与刘建藩在衡山萱洲河一带列阵御敌，与北军王汝贤、范国璋等军，对敌达40余日。终以黄钺司令率敢死队百余人，抄袭敌后，致使敌阵动摇而取得胜利。尔后，湘军乘胜节节反攻，直抵长沙。傅良佐已先遁逃。商震一旅在湘潭、宝庆间未及撤退，尽被湘军缴械。湘军进至汨罗时，遇吴光新部，作战甚激烈。驱敌至羊楼司，又作战一次。自是尽逐北军于湘省之外，是年冬，赵恒惕率部屯驻岳州。

1918年春，冯国璋委曹锟为四省经略使，遣吴佩孚、张怀芝、张敬尧三路攻湘。吴率五个旅直取岳州，张敬尧经平江袭长沙，张怀芝自江西侧击醴陵。时谭浩明率桂军来援。赵恒惕与刘建藩分别在羊楼司、平江御敌。战斗甚烈，终以众寡悬殊，自岳州南撤，谭浩明坐镇长沙，尚未及部署防务。张敬尧抄平江捷径猝至长沙，省城被北军抢掠一空。

是时，湘军步步南撤，北军跟踪追至衡阳一带，其目的是在进窥两广。赵恒惕与刘建藩决计拼死反攻，先合兵攻取攸县，攻克醴陵，痛歼北军张怀芝部。不料张敬尧派醴军醴敬。湘军连月转战，甚为疲劳，仓惶退据山地应战。刘建藩失足落水而死，军心涣散，赵恒惕独立撑持，约近一月。至是年5月间，以兵无斗志，敬退布防于耒阳、永兴一带。赵支撑醴南一隅，直到1920年5月，吴佩孚北敬为止。两军长期对峙的原因是冯国璋应皖系之求，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吴佩孚甚为不满，故顿兵衡阳徘徊观望，不再进兵。继以直皖两系冲突日甚，吴也无意与湘人为敬。所以出现此种局面。

当时湖南南部属于西南势力范围，有两个互不相下的统帅，一个是驻于郴州的湘军总司令程潜（属于国民党），另一个是1918年冬取道广西入湘，驻在永州的湖南督军谭延闿（后台为桂系军阀）。延闿久想排斥程潜，自己得为湘军唯一统帅。适驻耒阳